

# 社会 —— 语言学 —— 导论



东 松 岑

# 社会语言学导论

陈松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社会语言学导论**

陈松岑 著

责任编辑 李一华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朝阳区京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6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统一书号：9209·52 定价：0.95元

## 前　　言

从1983年起，北大中文系为汉语专业高年级同学设置了社会语言学课程。作者在给七九、八〇、八一届同学讲课的过程中，深为国内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中文教材而苦恼。同学的外语水平不够理想，有关的外文资料数量又少，无法让同学直接阅读有关文献，只好自己编写了一份讲义，权作同学们学习时的参考。现在，又在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形成这本教材。

社会语言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由于它联系各种社会因素来研究语言，不仅使我们对语言本身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而且有较大的实用价值。二十多年来，它已经和应用语言学一起成为国外语言学中比较“热门”的两个分支。为了吸收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加速培养我国自己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人才，尽快编写出这方面的教材是一项很迫切的任务。作者自知水平很低，特别是社会语言调查的实践太少，本来不宜于立即着手编写教材；但是，教学的实际需要又不允许等待，只好勉为其难地尽力而为了。

本书主要是参考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有关文献，尽可能地搜集了国内有关方面研究的成果。作者自己也进行过一些小型的调查，并组织选修本课的进修教师和同学作过几次社会语言调查的教学实习，所有这些调查中的点滴心得和教训也都总结在这本教材中了。

这本教材的初稿——“社会语言学简介”讲义的全文曾经得到岑麒祥老师的审阅和鼓励。在把它修改编写成教材的过程中，特别得到叶蜚声同志的大力帮助。他不但反复地审阅了全文，而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具体的修改意见。我想，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即使是象现在这样粗疏的东西，恐怕也很难与读者见面。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谢他们。此外，在作者讲授这门课程之前，曾经旁听过我校西语系为英语专业同学开设的西方社会语言学课。因此，得益于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史珂坦（Carol.M.Scotton）教授和北大英语系祝畹瑾同志之处也不少，在此一并致谢。

陈松岑

1984年于北大中关园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绪论</b> .....   | (1)  |
|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社会语言学的内部分支——社会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      |
| <b>第二章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观</b> .....  | (10) |
| 社会心理学派的语言观——斯大林如何看待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如何看待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变体——语言变体和原型——语言变体的分类 |      |
| <b>第三章 语言和文化——语言变异与社会(一)</b> .....                                      | (38) |
| 对文化的第一种理解(语言间的差异和一致)——对文化第二种理解(作为民族文化形式的语言如何反映文化的内容)                    |      |
| <b>第四章 语言和民族——语言变异与社会(二)</b> .....                                      | (62) |
| 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双语现象——双语现象对语言结构的影响——我国政府的少数民族语文政策                             |      |
| <b>第五章 语言和地理——语言变异与社会(三)</b> .....                                      | (83) |
| 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共同语和标准语以及它们与方言的关系——语言联盟——语言的混合                             |      |
| <b>第六章 语言和阶级、行业——语言变异与社会(四)</b> .....                                   | (99) |

阶级方言和阶层方言——行话

- 第七章 语言和性别、年龄——语言变异与  
社会（五）…………… (116)  
语言变异和性别——语言变异和年龄

- 第八章 语言在使用中的变异——语言变异与  
社会（六）…………… (137)  
书面语变体和双言现象——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  
交际者的关系——代码转换

- 第九章 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社会语言现象的调  
查…………… (158)  
计划阶段——实施阶段——总结阶段
- 结束语 ……………… (182)

# 第一章 緒論

## 一 社会语言学的兴起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兴起的一门新的学科。它的出现给语言学界带来了新的生气。从语言观到方法都提供了不少新的内容。比如，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大城市中居民的语言，其实是很规律的。按照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年龄和语体等特征而产生的语言变异，形成各种性质的变体，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有条不紊地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又比如，社会语言学还告诉我们：城市是语言变化的发源地，城市中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之间在语言上的共时差异，往往就是正在进行着的语言历时变化过程的缩影。社会语言学打破了以理想的说话人的话语为分析材料的旧框框，而以实际运用中的活的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传统语言学一面宣称，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一面又坚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书面语或有文化教养的人说的语言。西方社会语言学则一视同仁地把从事粗笨的体力劳动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也请到语言科学的殿堂中来，和统治阶层的所谓高雅、纯正的语言一起加以研究和比较。在传统的语言学中，有的人强调语言的内部结构系统，把语言学的对象看成是全社会共同的静止的模式；有的人则只看到语言的千差万别的

具体存在形式，认为语言学只能研究个人方言。社会语言学则把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认为我们研究的语言是一个多元的结构系统的网络。语言因说话人的不同社会特征、交谈双方的关系以及交际目的、场合的不同而形成各种变体，各种变体纵横交错地互相联系着。比如一个汉族的北京籍贯的大学生在宿舍中和同伴们谈笑时使用的语言就同时分属于民族、地域、职业、年龄、语体等等不同的“元”，因而带有来自这些“元”的特点。这种语言必定和他在课堂讨论时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反过来，另一个和他一起谈笑的外地来京上学的大学生在民族、职业、年龄、语体这些元上和他有共同的语言变异，而在地域这个元上却可能和他不同。因此，社会语言学给我们提供的语言模式是系统之内有变异，而各种变异又分别构成系统。由于社会语言学联系各种社会因素去研究使用中的活的语言，它就能在指导语言的实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它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发展很快。不少国家的高等院校设置了有关的课程，有的国家还创办了专门发表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杂志。近年来，我国也陆续地介绍了国外社会语言学的一些动态，开始翻译、出版这方面的著作。

为了进一步弄清社会语言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为什么会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得到迅速的发展，有必要考察一下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世界进步很快。一方面是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反对战争、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反对种族歧视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想日益得到广大人民的理解和

支持。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社会中，都涌现出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比如在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中，失业问题、犯罪问题、种族歧视问题受到群众更大的关注和谴责。不少人为之奔走呼号乃至采取各种斗争手段，要求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增加就业机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来消除上述社会弊端。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普及文化、技术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这就要求人们去研究如何提高对本族语的读写能力，如何正确看待那些在经济的发展水平上和政治地位上都很低的所谓“落后民族或部落”的语言。又比如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全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高度统一要求有统一的交际工具，这就牵涉到推广和规范民族共同语（包括它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正确处理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十个兄弟民族长期共处，语言间互相吸收、渗透，已有长久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各民族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各民族的文化（也包括他们的语言）必定有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如何正确地处理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各民族语言之间共同成分不断增长的关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再比如一些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了消除过去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往往会影响到如何选择、规范民族共同语或族际交际语的问题。迅速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也常常是这些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总之，上面所举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和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和发展有关。而这一方面恰恰是传统语言学，特别是形

式语言学研究得很不够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从日常生活的口语中、从社会的语言使用中搜集材料，研究其特点和规律，研究是哪些社会因素在起作用等问题的社会语言学就应运而生。

这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语言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会语言学首先在美国兴起，这又有美国的特殊的社会原因。美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的国家，它的居民主要由不同时期的移民构成。种族、文化、语言、习惯上的差异和各种政治力量交错结合，形成了各种性质的社会集团，从而产生了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促进了广大人民的觉醒；反对侵略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阶级偏见和争取民族平等、争取人民民主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发展。这一切，都加强了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视，促进了学术界对少数民族语言、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言语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特征等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在全球称霸，扩大它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也竭力赞助人们去研究其他民族的语言和使用语言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政府和一些财团都拨出了为数可观的经费资助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种社会有需要、政府肯资助的背景下，社会语言学首先在美国兴起。社会语言学主要不是由语言学家们首创，而是由一大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家们共同创立的。有人认为可以把1952年作为美国社会语言学的诞生时间；就在那年的美国中西部社会学学会上，赫兹勒（Hertzler）首先明确地提出：要研究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言语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相互关系。1964年，美国的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联

合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正式提出并公认了“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

从语言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看，自从索绪尔（F.de.Saussure）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强调共时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以来，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了他的观点。不少语言学家只致力于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功能、社会变异的研究。这种趋向在形式语言学派更为突出。虽然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发展使我们对语言的内部结构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但是要想对人类语言这么复杂的现象有个全面的认识却不能只停留在对语言内部结构的描述上。特别是，这种研究无法解决当前社会生活给我们提出来的有关语言文字运用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语言学家们不能不重新审查语言和言语、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希望能找到一条把它们重新结合在一起的途径，这就是系统和变异的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的发展也为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不少可以移植或借鉴的概念与方法。于是，社会语言学就带着跨类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虽然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人们对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却早就开始了。因为语言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相连，无论是研究语言本身，还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都不会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西方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开始得很早，近代也有不少著名的语言学家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比如叶斯丕森（O.Jespersen）就曾专文论述过性别差异在语言中的反映，语言的阶级分化，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

语言发展的社会原因。有人甚至把他在1925年发表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论人类民族和个人》一文称为最早的社会语言学专著。<sup>④</sup>美国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Sapir）及其学生沃尔弗（B.L.Wolf）曾联系不同社会的文化，研究过人类的语言心理，并提出了萨丕尔—沃尔弗假说，引起过学术界的热烈争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内的布拉格学派一直认为研究语言的结构要重视它的社会功能。至于以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语言学家弗斯（J.R.Firth）为其最早代表的伦敦语言学派更是强调语言学不能只研究作为符号的语言，而是要研究整个的语言行为；而语言行为又是和参与者的社会特征、行为所牵涉的事件以及行为的效果密切相关的。这种把语言行为当成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来看待和研究的观点正是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我国，联系社会生活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思想也出现得很早。公元前三、四世纪时，著名的哲学家荀况就论证过语词音义结合的社会约定性，并指出人们思维基本相同，而语言则随社会而异。周、秦时代，人们已经注意到地域的不同可能造成词语上的差异而影响交际，从而产生了干预语言的想法。当时，政府设置专门的官吏，每年定期到各地搜集方言词语，编纂成册。西汉末年扬雄编撰的《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语汇编。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以利书面交际的作法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规划”。我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1948年就曾在公开演讲中呼吁要重视对语言实际运用的研究。他指出，由于词义不能离开上下文而孤立地存在，所以词书和字典中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应该分析各时代词义演变的累积基层，推究词义转变、死亡、新生的社

会背景。他特别指出对方言的研究再不能只停留在语音系统上，而要加强对活在各地人们日常口语中的方言词汇的搜集和比较。罗先生还提出要深入各行业、各阶层，分析调查他们的惯用语，并编成分类词汇；对语法研究也不应受任何框框的约束，而完全以大众口语为根据<sup>①</sup>。罗先生自己在当时还进行了一些社会语言现象的调查。上述种种观点和活动，都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围的。可见现代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和某些工作，早已为一些学者所重视。但是，只有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它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科学。

## 二 社会语语学的对象和任务

由于社会语言学要研究语言和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事社会语言现象研究的人有的是人类学家，有的是语言学家，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教育学家等等，学术背景（指他们所受专业训练的类别）互不相同，因此，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至今还未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作为一门新的跨类学科，这是不足为奇的。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希曼（J.A. Fishman）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各种变体的特点；这些变体的功能特点和使用这些变体的人的特点；注意这三种因素在一个语言集团内不断相互影响、发生变化的情况。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在“社会语言学”词条下的解释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下列问题：语言和民族，作为与民族

---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的形成相联系的历史范畴的民族语言；语言在全部结构层次上的社会分类；被各种语言或方言之间的社会功能所制约的语言状况的类型；语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互相作用的规律；双语现象；多语现象和多方言现象；特别研究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以及作为社会有意识影响语言发展的语言政策等。”

英国的语言学家哈立迪 (M.A.K.Halliday) 则认为社会语言学至少有如下十五个研究领域：

- (1) 语言的宏观社会学；语言人口统计学；
- (2) 集团双语现象 (diglossia)，多语现象，多方言现象；
- (3) 语言规划，语言发展和规范化；
- (4) 语言的洋泾浜化和克雷奥耳化现象；
- (5) 社会方言学：对非标准变体的描写；
- (6) 社会语言学和教学；
- (7) 言语的人种史；语言环境；
- (8) 语域、言语能力、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
- (9) 语音和语法变化的社会因素；
- (10) 语言和社会化；语言和文化传播；
- (11) 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和儿童语言的发展；
- (12) 语言体系的功能理论；
- (13) 语言相对性；
- (14) 人种方法论的语言学；
- (15) 话语理论。

上面所引的三种说法包括的对象都很广泛，几乎涉及一切与语言有关的社会因素以及语言在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

产生的变异，差别主要在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不少社会语言学家同意把这样广泛而庞杂的研究对象大体上归并为两类。

第一类是宏观社会语言学或称语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它们主要是有关语言与民族、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的规范化等方面课题。

第二类是微观社会语言学或称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对象。它们主要是社会现象和过程在语言中的反映，也可以说是语言的各种社会变体。

其实，这两类研究对象很难截然分开。比如研究某种语言的规范化时，不仅要研究有关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对该语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而且要对该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以及它在不同使用过程中的变异有全面的认识。否则，我们就很难确定规范化的标准和步骤。因此，我们同意苏联语言学家阿赫玛诺娃（О.С.Ахманова）的说法“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同社会生活诸现象之间因果联系的一门语言学学科”。或者可以用英国语言学家特鲁杰（P.Trudgill）的话来概括：社会语言学就是“联系社会对语言的研究”。

有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在批评形式语言学的基本立场时认为：研究语言而不联系社会因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抛弃了探讨语言的本质以及它存在的具体形式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认为任何语言研究都必须联系一定的社会因素，所以任何语言学从本质上说都应该是社会语言学。我们认为，同一个对象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观察研究，因此不妨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学。有人侧重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有人着重研究它的社会功能；有人着重于语言

的系统性；有人较多地分析它的各种变异，这本是互相补充并不矛盾的。

社会语言学的总任务是要解决语言在社会生活使用中的种种问题。但是，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结构、历史条件和学术传统上的差异，往往会对社会语言学提出不同的任务。

美国是现代社会语言学的发源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比较多，各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不相同。比如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Labov）主要是对所谓城市方言进行细致的实地调查，力图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来揭示种族、阶级、文化程度、职业、性别、年龄、交际场合等各种社会因素和语言变异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有人把以拉波夫为代表的从事这类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人称为城市方言派。而以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费希曼为代表的另一些美国语言学家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双语交际、双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问题的研究上。

苏联的社会语言学一向比较重视研究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些问题。切莫丹诺夫（Н.С.Чемоданов）认为：“到50—60年代，语言现象的社会特征，社会条件下语言职能的规律，语言史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仍然是苏联语言学界的中心问题。”不过“当代苏联语言学界社会语言学的特殊任务是总结苏联语言建设的经验，即社会（以语言科学家为代表）有目的地干预语言发展的自发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有组织的引导”。其他任务是“合理选择书面语的文字问题；选择哪种方言作为刚有文字的民族标准语的基础问题；研究标准语同群众言语接近的过程；研究标准语的规范化问题；研究社会政治和科技术语的创建和统一问题；以及研究在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双语制问题”。